

狂乱的夜

■黄连茂

很多人猜我是为爱憔悴的。的确,你看我这头乱得像鸡窝的头发,枯黄的脸上驮着两个鸡蛋大的眼袋,还有走路都带晃的疲惫劲儿,任谁看了,都得脑补一出撕心裂肺的情伤大戏。

是的,我承认,因为你,我深陷在某种迷狂中,几乎每夜是狂乱的夜。

每一个夜晚,时针指向11:00,我就开始心神不宁,为迎接你的到来做好各种准备。印象中你是很守时的,很苛求安静的,所以我必须分秒不差。11:30,四周必须一片漆黑一片寂静。每到这个时候,我就恨不得化身说不二一的指挥官,把左邻右舍都变成我的军营,我一声令下,熄灯号就把灯光和声音都摁停。我的高压之下,四周寂静得只有秋虫的呢喃,只有月下风中花影的摇曳。“拂墙花影动,疑是玉人来”,这样的意境下,你有什么理由不来呢?

但你似乎在考验我是否虔诚。有经验的人告诫我,对你既要在意,又不能表现得太刻意。就像手捧沙子,太用力和不用力都效果不好。于是我双手合十,盘起双腿。同时,我还要做到气沉丹田,凝神屏息——哦不,不是屏息,而是要呼吸缓慢绵长,心跳不能太快。得把气沉到肚子里,呼吸要慢得像蜗牛爬,心跳要稳得像钟摆,不能有半分急切。毫不夸张地说,我这架势,就跟歌里唱的一样,“连见面时的呼吸都反复练习”。

盘腿打坐,心无挂碍。但我的心总是为你挂碍。在我盘腿而坐的当下,我一一复盘此前的准备工作,像是战士临战前再次检查随身的武器装备,生怕遗漏了一丁点,造成不欢迎你的误会——

天刚擦黑,我就简单地吃了晚饭。虽说胃口很好,鱼肉荤腥都爱,甚至还想着喝二两烧酒,但也只能简单地吃点五谷杂粮。觥筹交错、吞云吐雾的酒局,我已能推就推,即使被告诫“不喝酒,没朋友”,也不管

■蔡培均

钱,这东西,最是世俗,可解世间多数忧愁,照见人心冷暖。尤其在借钱这件事,一借一还皆是人性试金石。

随着时代变迁,如今借钱早已悄悄变了味,债权人和欠债人姿态常颠倒。有人借钱时坦然自若,还钱时却百般拖延。有人借出时爽快大方,讨债时反倒左右为难。

说到借钱,男人与女人的处理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,间接反映了性别差异及处世分寸。

男人之间借钱,多是哥们义气的亲近。借到钱是常态,一旦借不到,被借的一方,多半会被看成“小气”。这不仅是伤感情的面子问题,更会影响此前积累的“名声”。

一旦宣扬出去,不论前因后果,不借钱的一方都易被片面地冠上



(视觉中国)

了。“早餐吃好,午餐吃饱,晚餐吃少。”专家说了,我只能照办,否则惹得你一不高兴放我鸽子了咋办?

餐后半小时,我准时出现在小区的跑道上。尽管时有偷懒心理,但我都能艰难克服。我必须营造一个你喜欢的形象——喜爱运动,健康指标正常得连一个箭头都没有。

我的手触摸到袜子,它温厚地包裹着刚刚泡过的脚,那是刚用40℃的水泡过的。至于睡衣的软度、窗帘的厚度、被子的颜色、枕头的高度,那更是精挑细选,反复调试,半点不敢马虎。在这个时候,再加上点若有若无的水流声或雨滴声,就应该是锦上添花了……复盘完毕,万事俱备,只等你来。于是,我放心躺下——当然,躺姿也是马虎不得的,得按你喜欢的样子来。

然而,“有约不来过夜半”,你就是不来。

辗转反侧之际,我承认,对你的情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,也算由爱生恨吧。在睁着眼睛痛苦等待的漫漫长夜里,你我之间的如烟往事,你带给我的酸甜苦辣,过电影般在我脑海里无序播放。我恶狠狠地想,你怎么就那么高傲冷漠呢?

借钱见人心

“不讲义气、不近人情”的标签。因此,很多男人即使心里打鼓,最后还是会打肿脸充胖子。而这借出时的“大方爽利”,到了讨债时,却往往颇多曲折。

一来二回,借出时还是掌握话语权的“大爷”,讨债时却沦为矮一辈的“孙子”。历经几次有去无回的拉扯,多数男人不愿承认自己吃了哑巴亏,而是美其名曰“那点钱就当请客吃饭”。因而一些人的交情,越走越近。一些人的哥们义气,消退大半。

相比男性,女性之间发生借钱的机会与场合较少。平日里的日常分享就能维系彼此情谊。再加上女性天生的敏感和持家本能,对金钱更为谨慎,彼此间精打细算,因而开口借钱与相互借出的概率,较男性小。

而女性之间一旦借钱,也多本

过去,有人曾悲观地抨击我们人类,整天攻克这个难关,突破那个瓶颈,却连健康的几个简易标准——吃得下、睡得着、拉得出,都还难以企及。为了达到这几个看似简单的健康标准,多少人一辈子孜孜以求,多少科学界、医学界、哲学界的专家学者为它们皓首穷经?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突飞猛进,说不定,吃喝拉撒睡这几样,在AI时代都能像电灯那样,装个开关,就能够自如调控了呢。嘿嘿,到那时,你就乖乖地听话,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吧。

就这样,我美美地想着,任思绪在无边的暗夜里飘飞。飘啊飘,直到忘记了我还在等你……

直到窗外的亮光告诉我,天亮了。我睁开酸涩的眼,摸摸眼角有眼屎,又摸摸更大了的眼袋——你应该没来,但似乎又过来了。

舍友推门催我起床了。一看凌乱的床上,像是小偷刚走的作案现场,就一脸坏笑地问道:ta来了?

我摇摇头,又点点头,乱草样的头发也跟着我乱点:来了。

其实我知道,那个ta跟我说的ta压根就不一样。

我说的ta,就是你啊——我的可爱可恨的睡神!

着理性出发,态度极为谨慎。到了讨债时,也比男性更敢于据理力争、动真碰硬。但与男性不同,女性之间一旦牵扯到借钱不还的问题,那份情谊往往覆水难收,修复概率极小。不像男人,几杯酒下肚,多能一笑泯恩仇,就此翻篇。

至于异性之间的金钱往来,牵扯情感、分寸等诸多因素,情况更为复杂,在此不过多赘述。总之,还是老祖宗说得对:“救急不救穷。”

不论男人还是女人,除非涉及重大变故或是危急时刻,否则在借钱时,不妨先想清楚:这笔钱,是否能接受“借出去就等于送出去”的可能?能,再借。不能,便坦然拒绝。

毕竟钱重要,人心与体面同样重要。而人性,很多时候终究经不起考验。与其事后彼此难堪,不如事前谨慎留有余地。这既是对金钱的敬畏,也是对情人的珍惜。

“醉”是清源山

■曾祉瑜

晨光熹微,漫步于“海滨邹鲁”泉州,我决定去探访那座矗立于刺桐城北郊的“闽海蓬莱第一山”——清源山。它古老而又静谧,缄默地见证着岁月变迁,守望着一方百姓。

山脚,树木簇拥着老君岩。相传,老君是个老顽童。一日,他溜到人间云游泉州清源山观景。突然,一个大火球朝人们扑去,老君使出绝技与其打斗,却还是让它逃之夭夭。老君便化身为一尊神像,镇守在清源山脚下。人们便将此神像称为“老君岩”。

近观老君,其苍髯飞动,面容含笑。左手依膝,右手凭几,食指与小指微微前倾,似能弹物。其背后便是青山,似一堵天然的青黛屏障。老君巍然端坐,更显空山幽谷,离绝尘世。其仙人之姿,历千年不褪,是多么深邃飘逸!“飘飘乎如遗世独立,羽化而登仙”,苏轼所言极是。

拾级而上,身旁的松树林,藏着丝丝恬淡。入林后,林间高大挺拔的松树,早已历经沧海桑田。而我,渺小得就如沧海之一粟,却在如此广袤的桑田中生长。自然的广袤是我无法想象的,但它那包罗万象的博大胸襟,却令我心生敬畏。

此时,细雨霏霏。雨雾中的松树,枝干交错参差,像显山露水的甲骨文,却比甲骨文更具韵味、更有意境。树干里的年轮,一圈一圈地往外扩,缝隙极小,历经百年沧桑。它经历着它自己的变化,见证着这座山从历史中走来,更见证着刺桐城从古至今的变迁。世事沧桑,人间百味。清源山的松林松涛,在时间长河中留下它的千年之轮。

古老的松树下,看风把叶吹落,雨将叶打湿。或许,这风雨中的松树,此刻正在抵抗着重重磨难。雨后,它所承载的重量,也将随之而去。阳光总在风雨后,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历经风霜雨雪,却百折不挠。

继续登顶,可见弘一法师的舍利塔。这座塔,静默地立在山间,为泉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平添一缕厚重。弘一法师将人生中最后的时光,留给了泉州,亦留下法师一生的传奇。往山下俯瞰,所见是现代“东亚文化之都”泉州城。无数房屋鳞次栉比,近处红砖碧瓦与远处的高楼大厦遥相呼应,车水马龙,商贾云集,繁华如是。

出山,只见夕阳西下,落日余晖。虽无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那般意境,却有独属清源山“半城烟火半城仙”的繁华与从容。

山,仍是此山。城,已今非昔比。雨后,山腰之上,层峦之中,烟波浩渺,皆染青黛。四时的清源山,如将军出征,似美人侧卧;如脱兔腾跃,若雄狮酣睡。如此胜境,山不自知,人却已醉。



投稿邮箱:dznzbfg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